

英子

市直 方晓蕾

们之前，狮子口这样一个小地方的小学校就没有考上学的。

我想这不仅是我的想法，所有的父都会是这个想法，我的父母、爷爷，包括更多的人，他们也许从来没有想到我后来会永远不回狮子口了，在一个城市里定居工作，娶妻生子。我的娘从来也没有想到过我会离开狮子口离开镇安，我想，她最美好的想法是她的这个大儿子将来能在镇安县城谋一份职业，这就算为她争光了。因为就当时的形式看，即使是狮子口的条件好的人家的孩子，能在外面上中学的孩子，从柴坪中学或者县中考走的狮子口的青年人，几乎都回来了，做一名小学或者中学老师，或者当一个政府的干部，卫生院的医生，税务所、工商所、邮电所等等地方的干部，只要吃上皇粮，就是天大的恩赐了，基于这样的想法，我后来分析，母亲让黄桂英到我家来是有她自己的私心的。我想她确实是很多人说的那样，是给我预备的媳妇。

她能给我预备黄桂英这样的媳妇，是有她自己的想法的。虽然阮婆口声声把我叫成她的孙女婿，但在母亲看来那是不现实的。阮家不仅仅是我们家的对头，阮婆的丈夫，阮茵的爷爷和我爷爷根本就是两路人，两家的地位不一样，我父亲虽然是工人，只是个伐木工人，后来受伤后，干脆无所事事了，而阮茵的父亲是县上机械厂的技术员，亲娘虽然去世了，但后娘是老师，我娘担心他们看不起我，即使看得起我，也看不起我的家庭。在娘的眼里，找她这样一个媳妇，才会门当户对。所以，母亲精心挑选了黄桂英。我一看黄桂英的样子，就知道母亲是按她的标准给她自己找的儿媳妇：个子五大三粗，干事泼辣，关键是大腿股，大屁股的女人一定是生男孩的好手，母亲自己就生了我们兄弟四个。

母亲的想一直没有对我说过，她不

说那是因为她还举棋不定，她隐隐约约知道，她的儿子在学校在班上是有女同学喜欢的。阮茵是一个，虽然她不赞成。还有一个，她也知道，但她担心成不了。那是我的另外一个同学，当时狮子口区委书记的女儿李红梅。母亲的所有这些心理活动，我们都是后来才知道的，当时我并不知晓。至于她当时是不是把这些想法和黄桂英交心了没有，我也不知道。不过，有一点是肯定的，英子到我家来，她自己多多少少都是知道一些原因的，从她对她的态度，从她每天快乐的神情就可想而知了，但所有这些都是我现在回忆然后猜测的，当时我是蒙在鼓里的。

英子到我家后，开始只是在河这边的家里给爷爷和我及弟弟们做饭，也做一点家务活，家务活就是清洗缝缝，喂了两头猪，养了几只鸡，还有一条名叫来福的狗。事情不多，后来母亲在小镇上的馒头店扩大了，成了小饭店小卖部，一个人忙不过来了，她也过来帮忙。二十来岁的姑娘有的是力气，她一天乐呵呵地忙来忙去，与母亲一样，好像根本不知道累似的。再后来，街上的饭店兼商店实在忙不过来了，她就干脆全天候在街上帮忙。我们兄弟四个的饭也在街上解决了。她只是逢饭口的时间回去给爷爷做饭就可以，顺便把猪啊鸡啊狗啊什么的也招呼了。爷爷一直吃斋，不沾荤，饭食简单。这些对于麻利的英子来说，简直不在话下。

只是苦了我。大家都在街上吃饭，对于弟弟们来说是天大的喜事，而于我却愁。你想想，不回河那边吃饭了，阮茵怎么办？还有就是同学老师们都知道家里来了这么一个女的，是母亲给我预备的媳妇，过去在河那边，别人说，我不理，眼不见为净，现在不行了，母亲小饭店卖饭，很多同学都去吃，吃饭的时候见了英子，然后回来笑话我，动不动就对我说：方英安，你的大媳妇刚才给

我舀的饭；方英安，你的大媳妇，屁股那么大；方英安，你的大媳妇走路还扭几扭……气死我了，烦死人了。记得初三时，语文课本上有鲁迅的《藤野先生》，其中就有描写日本女学生走路的话：“……走起路来，扭几扭……”上这节课的时候，不但同学们出我的洋相，连语文老师肖琪玮也故意出我的洋相，他偏要我站起来，向全班的同学朗读这段课文。每当我读到这里时，往往是全班哄堂大笑。

明知道这样，英子还要去凑热闹。初三的时候，因为面临中考，学校允许我们上夜自习，而且不控制时间。母亲怕我饿着了，一到晚上的九、十点钟，就会给我做消夜，开始是让我的弟弟叫我，不知怎么有一天就变成黄桂英叫我了，我就叫我也吧，她还大声叫我的小名：小安，回家吃饭了。她去了一次以后，从此，同学们见了我就喊：小安，回家吃饭了。有些拗同学，喊着喊着，还加一句：小安，回家吃饭了；小安，回家睡觉了。这句话，喊着喊着就流里流气了，让我发脾气也不是，不发脾气也不是。我只好回家对她发脾气：“你以后别去叫我了！”

“咋了？”她还一脸无辜的样子。“让你别去就别去了。”她答应着好好的，可过了几天，照旧。她简直是没有长耳性。我只好对娘发脾气：“你以后别让我吃饭了。”我气冲冲地对娘说话，把娘弄得莫名其妙。后来，娘从同学的嘴里知道了这事，就再也叫黄桂英去叫过我了。我想娘一定知道我大了，也要脸面的。但我从这时候也很少去娘的小店里吃饭了，每到吃饭的时候，我宁可多跑一步，过河和爷爷一起吃饭，晚上也是一样的，下了自习以后，自己早早地回河那边去了，有时也去同学家，有时也把同学带到我和那家的家去。晚上，如果饿了，就自己做饭吃。

习惯了都市喧嚣和快节奏的生活，我猜许多人退休后都有这样一个梦想：在深山有一处居所，竹林青郁，松风摇曳，溪水正空蒙，推窗可见月；月在水上，影影绰绰，心闲淡然，昼眠可听雨，夜坐可听风；醉饮湖上，不知天在水，抑或水在天，只见满船清梦压星河。日间听风看雨，侍花弄水，品茶斗酒，在清风明月间，将生活过得如诗如禅。

若论起山水生活，诗人王维当是心归于寂然山水的代表。在唐朝，最文艺的居所，我猜名单上定有辋川别业。辋川位于今日蓝田，辋川别业原为宋之问的辋川山庄，后人在它的基础上进行改建，就成了王维的辋川。王维在《辋川集序》中提到：“余别业在辋川山谷，其止有蓝田城，华子刚，文杏馆，斤竹岭，鹿柴，木兰柴，茱萸泚，宫槐陌，临湖亭，南池，秋涛，柳浪，栾家滩，金屑泉，白石滩，北坳，竹里馆，辛夷坞，漆园，栢园等。”每一处都是诗情画意，怡红快绿。

今日的辋川，虽然已经不见当日胜景，但从王维流传下的诗文、画作之中依然可以窥见当时的景况。“文杏裁为梁，香茅结为宇”是文杏馆；“明流纤且直，绿筱密复深”是斤竹岭；“苍苍落日时，鸟声乱溪水”是木兰柴；“结实红且绿，复如花更开”是茱萸泚；“空山不见人，但闻人语响”是鹿柴；“空湖秋水广，青荧天色同”是秋涛；“清浅白石滩，绿蒲向堪把”是白石滩；“木末芙蓉花，山中发红萼”是辛夷坞；“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”是竹里馆。居于这样的山林毓秀之地，静听空山蝉鸣，闲看小阶落花，行到水穷，坐着云起，必是凡心所向，素履之往。

《唐才子传》中记载，王维自妻子逝世之后，便独居辋川，蔬食素衣，每日与三五挚友游历览胜、赋诗为兴，弹琴饮酒，自得其乐。在他的笔下，每一个节令，每一个昏晨，都美得不可方物。

顾城说，中国文化最美的地方在于，它自生，你不去管它。想要这样天然的自生，就需要有一颗淡然之心。王维居于辋川的灵山秀水之间，便淡然若此，空灵如同坐禅。悠然之间，山，水，人，与诗自然交融，这也难怪后人称他为“诗佛”。

读王维的诗，如饮中国茶，清淡如水，却有回甘。那些通俗易懂却又朗朗上口的诗句，无一不蕴含着满满的画面感。而且其间无人我是非，无喜怒哀乐，在云淡风轻之间，恍若脱离人世的烟火。

最令人惊叹的是王维的画如同其诗，亦是寂然如禅。王维曾有这样一句自嘲之语，“当代谪词客，前身应画师”。虽是解嘲之语，却是贴切。后世的苏轼极为推崇王维，称其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。观王维之画，“远看山有色，近听水无声。春去花还在，人来鸟不惊。”声色意形，自然而然落于纸上。王维，字摩诘。摩诘，在梵语中便是无尘垢的意思，而王维的心性也确实不负摩诘二字，他性无尘垢，心有山水，在他的画纸上，寂寂空山，水流花谢，都灵气盎然。后世钱锺书更称他为“盛唐画坛第一把交椅”。正因王维以文人之心作画，佐以禅心，所作之山水也因此变得缥缈，如有韵致，如画心声。

诗画皆禅唯辋川

汉滨 陈祖金

心灵的原乡

汉滨 王春梅

每次带着宝贝在西安小住半月，踏上归安的路途，心中便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期待与激动。当双脚踏上安康的土地，那种源自心底的踏实感，那份油然而生的亲切，无法用言语形容。那一刻，我能清晰地感受到灵魂震颤，安康是我心灵的原乡。

这座小城，它没有大都市的繁华喧嚣，却有着独属于自己的宁静与祥和，是一个充满魅力与温情的地方。汉江，无疑是安康的灵魂，江水从容不迫地流淌着，承载着悠悠岁月以及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。清晨，熹微的阳光轻柔地洒落在江面，波光粼粼，恰似细碎的金子在跳跃闪烁。微风轻拂而过，江水泛起层层涟漪的涟漪，那是它在耳畔的轻柔低语。傍晚时分，落日的余晖慷慨地为江面镀上一层金红的华彩，渔舟唱晚的悠扬歌声在江面上悠悠飘荡，轻易便撩动了人心底的脚脚之情。

安康的老街古巷，隐匿着岁月的深深痕迹，弥漫着温暖的人间烟火气息。青石板路蜿蜒曲折，街边的老屋，那斑驳的木门、精美的窗棂雕花，无一不是岁月留下的印记。小吃摊上传来的阵阵香气，肆意地在空气中氤氲弥漫，轻而易举地就勾起了馋意。一碗安康蒸面，令人唇齿留香；一块酥脆可口的炕炕馍，轻轻咬上一口，满满的都是幸福满足的滋味。

安康的人民是这座城市温暖的底色，走在街头巷尾，总能听到亲切的问候，看到真诚的笑容。邻里之间相互帮助，宝妈之间互相取经，让人感受到一种浓浓的人情味。在菜市场，摊主们会热情地介绍自己的菜品，还会贴心地告诉你如何烹饪才能更加美味；在公交车上，年轻人会主动为老人让座。

汉调二黄在这里传承发展，那悠扬的唱腔诉说着古老的故事；安康的龙舟文化更是别具一格，每逢端午佳节，汉江两岸人山人海，龙舟竞渡，鼓声震天；端午的赶鸭习俗更是有趣，随着一声响亮的号令，参赛者跃入水中，扑向水中的鸭子，一时间水花四溅，欢声笑语此起彼伏。

安康，心之所系，梦之所依。愿随岁月的清风温柔拂过，让这份至美如繁星璀璨，永不暗淡。

中年的诗意

汉阴 柯巧

人到中年，生活的脚步似乎加快了七分，每日的奔波与忙碌成了常态。然而，在这匆忙之中，若能以诗词相伴，便好似在繁忙的尘世中寻得一片宁静的港湾。

诗词，犹如一坛陈年的佳酿，越品越醇，越读越香。在诗词的世界里，可以暂时忘却尘世的喧嚣，让心灵得到片刻的休憩。陶渊明笔下的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那份远离尘嚣的闲适，让我在忙碌之余，也能找到一方心灵的净土。杜甫的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，则激发了内心的豪情壮志，即使身在中年，依旧可以追求更高的理想。

四季更迭，诗词亦如四季，各有其独特的韵味。春天，当“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”，那细雨轻洒，万物复苏，心中便涌动起对生活的热爱与期待。夏日，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，荷塘月色，清新脱俗，令人心旷神怡。站在荷塘边，我仿佛能感受到荷叶与荷花之间流淌的清幽之气，那是夏天独有的宁静与清凉。秋天，当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，那一刻，我仿佛看到了生命的真谛——即使是在孤独与寂寞之中，也能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自由与辽阔。而冬日，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，白雪皑皑，素净而纯净，宛如童话般的世界，让人忘却寒冷。

与诗词相伴，不仅是在欣赏文学之美，更是在与古人的心灵对话，体会他们的情感与哲思。诗词中蕴含的人生智慧，如同一盏明灯，照亮前行的道路，面对生活的波折时，能够保持一份淡然与从容。

中年，是一个沉淀的年纪，也是反思与感悟的阶段。在与诗词的每一次相遇中，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声，感受到文化的脉络。诗词，让生活不再单调，让心灵得以滋养。在诗词的陪伴下，我学会了如何在平凡的日常中发现不平凡的美，如何在平淡的生活中找到诗意的栖息地。让心灵在诗词的海洋中自由翱翔，享受那一份难得的惬意与自在。



盛开 黄海林 作

瀛湖

第 1407 期

平利寻仙

汉阴 伊扬

到平利去，是一种夙愿。

前些年，供职于当地媒体，为域内旅游摇旗呐喊，曾多次往返平利但没进过县城。去过明史上赫赫有名的车厘峡，途经闻名遐迩的天书峡，体验过龙头村茶旅风情，也有徒步女娲山、露营地山顶看漫天繁星的浪漫。琵琶岛的美荷、桃花溪的幽邃、八仙镇的伟大先烈、正阳大草甸的逍遥，经手以图文形式呈现于报端。但对平利印象，恍若隔世美女。

此行也是我寻仙问道之旅。寻仙有迹，三皇五帝、八仙聚集，女娲庙、化龙山、八仙镇、天书峡，平利好些地名自带仙气儿。问道有源，源于平利茶，“茶通仙灵，久服能令升举”，在发展绞股蓝产业。时至今日，绞股蓝已经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，享誉全球。

怀旧的知青小院，墙上贴着泛黄的照片上，人人脸上都有清澈的眼神，纯真的笑脸。作为上山下乡最后一拨知青中的一员，汉阴地域文化专家杨兴无看到此情此景，在那些逝去岁月的物件久久凝视，布满青苔台阶更让他勾起了久远的回忆，恍若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，我看的是景，他则是触景生情。

平利多山，多瀑，多河，多平地。与本市其他各县相较极富个性。一路上，河流纵横，水质清澈得令人陶醉。传说八仙汇聚书万卷，可阅世间万象的天书峡到站。半生踏过诸多名山，天书峡一眼惊艳于我，犹如云海瑶池仙宫，难怪八仙当年执迷于此修行。若论寻仙问道，

此地魅惑不浅，天上人间，不过如此。景区客栈饭庄外，有一活动广场，竖有大屏，显有主播在此地“瑶池荷叶”上引吭高歌，歌声很喜庆，仿佛在欢迎我们的到来。虽是网络直播，彰显景区与主播之间协同共赢之意。

正与同行聊起景区直播话题之时，旁有轮椅中年，给我们介绍主播与景区之间的关系。过后方知，此乃高人，轮椅硬汉——天书峡景区统领刘以波。事业小成之时突遭横祸，打击并未让他丧失信念，先后致力于家具、商贸、酒店、交通、旅游行业，把事业做大做强。上天关闭了一扇窗，却为他打开了一道更大的门，迈过去，他就赢了。涅槃后的升华，让他更多慈悲，扶危济困是他的常态。他，让我想起了悬壶济世的八仙之首铁拐李。我终于明白，仙，其实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信仰，一种不屈不挠、超越自我并升华的精神图腾。或许，这就是刘以波的道，也正是我要寻的仙。

此行，我们还瞻仰了革命先烈廖乾五故居，作为早期牺牲的共产党领导人之一，由于个人信息不完整，新中国成立后，廖乾五家家的查证工作颇有戏剧性。当时筛选范围主要圈定在陕西、湖北、四川等省，寻访未果，没料到寻访组在廖乾五曾落脚地的小饭馆，意外见到了知情人，才让英魂之名荣归故里。

从广佛到八仙，到处闻着茶香四溢，见识了茶的工艺，品味了茶的口感，见证了茶的历史，让我意识到，平利茶的与众不同，其源自神农出没之地，生长于八仙修行之处。无论养生的绞股蓝茶，还是平利晒茶、秦汉古茶，更多几分仙灵之气，乃悟道之仙茗，不妨冠以神仙茶的光荣称号。

平利的饭菜，妙不可言，食材那一绝，出自化龙山的山珍回味无穷。天书峡的篝火盛宴让人放开人间羁绊，畅快投入。香河、鸭河的秀美乡村令人有隐居于此的冲动。

此行，我谓之平利寻仙。没见到飞升的仙人，但见到仙境，品味了仙茗，尝到了仙珍，接触了许多为乡村振兴之努力的干部群众，大道三千，此道为先。

难忘阿勒泰

马文献

看电视剧《我的阿勒泰》，那些戈壁、草原、河流、牧民，是那样的熟悉亲切，我的思绪回到了心中的阿勒泰，我曾在那里生活成长。

1980年的冬天，我怀着戍边报国的志向，参军入伍了。从安康火车站出发，经宝鸡入甘肃，过兰州入新疆，火车终于到了乌鲁木齐。十一月初的乌鲁木齐漫天大雪，火车到这里就是终点站了，再往西只有汽车了。坐着解放牌卡车，从乌鲁木齐向阿勒泰行进，经石河子、克拉玛依，在奎屯和乌尔禾两个兵站休息了两晚，第三天的下午到达了阿勒泰军分区，在这里我开始了光荣的三年军旅生活。

阿勒泰市区不算大，分为上窝子、中窝子和下窝子三大块，上窝子是主城区。美丽的克兰河穿城而过，两岸的将军山和骆驼峰相守相望，守护着这里的安宁。当年的克兰河有着原始的美，河中布满了大大小小的鹅卵石，丰水期还能听到河中石头在水流冲击下相互碰撞的声音，像是演奏着音乐。

阿勒泰在蒙古语中是金子的意思，阿勒泰的冬季漫长，一场接一场的雪纷纷扬扬，因而成就了北疆水塔，中国雪都的美誉。将军山是我们连队冬天天练习滑雪的训练场，先是在山下稍平坦处练习基本功，逐步到高处锻炼胆量，最后就能在雪原上飞驰了。骆驼峰是我们练习攀岩和射击训练的天然场地，战友们不畏严寒，顶风冒雪，苦练本领。

当年的阿勒泰，虽然地窝子已经很少了，但也没有多少楼房，大多数还是平层的土房，墙体很厚，开窗较小，冬暖夏凉。因为冬季长，交通不便，所以每个连队都有菜窖。冬季来临前，都要储备很多萝卜、白菜、苹果等各种蔬菜瓜果。冬天帮厨时，战友们最爱去的地方就是菜窖，菜窖很宽大，在那里可以吃到水果，冬天里还能吃上西瓜，在当时的内地是难以想象的。

这里的春天来得迟，那时每个连队都有菜地，春天来到化雪之前，就要准备肥料，当时的厕所都是旱厕，在厕所里挖粪就是最好的肥料了。用十字镐挖起大块大块的冰坨坨，用架子车运往菜地去，大家干得热火朝天。

夏天的阿勒泰，克兰河的河滩上，分布着一些小岛，草木丛生，桦树相伴，几间错落有致的小木屋，流水在树间潺潺而过，桦林在风中沙沙作响，让人陶醉。

我们每年夏天都要到各地拉练。1982年，我们从阿勒泰出发，前往富蕴县和青河县，途中经过可可托海，看到了阿勒泰山地夏牧场的美丽，高大的红松，连片的草地，成群的牛羊，哈萨克牧民在河畔溪边的毡房。当天到达可可托海时已是傍晚，我们住宿在一个小学教室里。周边的工人、学生、听说解放军来了，都很亲热地过来看望。其实，可可托海并没有海，它在哈萨克语中是绿色森林的意思。离学校不远就是可可托海小镇，处在夹谷之中，一条河流湍急而过，小镇虽然小些，但白墙红顶，很有特色。

第二天上午，我们给小学生做了军体操等军训项目的表演，大家都说很精彩，小学生也表演了节目，算是军地联欢了。接着我们去富蕴县，随后又赶往青河县塔克什肯边防站，从蒙古国流来的布尔根河在边防站边缓缓流过。河床很宽阔，有很多白桦树，是一条美丽清澈的河流，听说河里还有河狸，但我们并没有见到它们的身影。

返回阿勒泰途中，前面的车已经开走了，最后一辆车出现了故障，备的汽油也快没了。天很快黑下来了，戈壁滩上又下起了雪。正在着急时，远处听见马蹄声，还看见微弱的光在移动着，来人是几个附近的哈萨克牧民，他们见是解放军来了，像是遇到了亲人，二话没说，当即返回村子拿来了工具和汽油，还拿了一些馕饼，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。

阿勒泰虽然是边城，但并不缺少访客。独特的地理环境，加之一些欧式建筑，看上去有些北欧风光的意思。特别是夏秋季，总有一些作家、诗人、画家到这里来采风、写生，还有一些地质科学、考古工作者前来探访。

去过美丽的喀纳斯湖，虽然没见过水怪和棕熊，但野性神秘的自然美已经没办法说。去过哈巴河的白桦林，白桦林是阿勒泰的骄傲，春风中，白桦树的枝条柔软而飘逸，秋季的白桦树，斑斓的叶子缀满枝头，阳光透过婆娑的枝叶照在地面，冬天的白桦树树皮雪白，让人感到寥廓霜天的自由。

雄伟的阿勒泰山，多情的额尔齐斯河，美丽的阿勒泰，难忘的阿勒泰。